

柴达木手記

李石



装帧设计：朱曜奎
封面题字：陶如让

柴达木手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184,000 开本88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3}{4}$

1981年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书号10019·3090

定价0.73元

序

当我重新编起这本散文集的时候，心里一点也不平静。

我的思绪翻卷着浪花，这儿有怀念，有愧意，有快乐，也有苦楚。而牵动这一切的是，我强烈地尝受到一种歉疚的感觉。这种感觉萦回心头，使我坐卧不宁。我深感自己所写下的这些作品，与我亲身经历而令人神驰的野外勘探生活比起来，尤其与我们时代的人民创造历史的斗争比起来，是极不相称的，多么微乎其微，又多么不景气。

回顾会使人头脑清醒，也会给人以新的探求、渴望和勇气。

在我编选和重读这些稿子的过程中，时常不由地停下来，陷入了默默地回忆里。我的一颗心，被怀念揪得发颤，悠悠地腾飞起来，仿佛又回到我挚爱的勘探朋友们中间。从五十年代初，我到陕北石油探区跑了一转，发现感情上有某种难以分割的缘分，于是就欣然加入了石油勘探队伍的行列。我跟随他们奔向大西北，越过长城线，走出嘉峪关，一起爬祁连，登昆仑，走戈壁，入沙漠；一起在雪山上滚打，在寒夜里跋涉，在驼背上放歌，在沙窝里同眠。勘探者的生活是飘荡不定的，日日夜夜地跑，长年累月地跑，既尝到难以意料的苦味，又享受到人生莫大的快乐，生活充满着幻想、豪迈和绮丽的色彩。我完全沉迷在这种生活里了。我以能够成为勘探者中间的一员，感到由衷地喜悦。这本集子里收编的大多数散文，如从最初发表的《陕北札记》、《勘探者的

足迹》、《在柴达木盆地》等开始，就是我和勘探朋友们一起在野外活动时候写的。我在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在勘探的道路上》（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的《后记》里，谈到那时的心情说：“我爱地质勘探工作者。我随着他们走过了祖国的陕北盆地、酒泉盆地和柴达木盆地。我看到的、听到的，都使我时刻感到祖国山河的高大和壮丽，感到祖国建设的雄伟的气魄。和勘探人们一起的日子里，我感到生活得很畅快，很充实，很美丽。我和他们的感情，使我时常总想着用最好的字眼，最好的话语，去表现他们，夸耀他们。……”

至今，我仍然抱有这种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情变得更牢实，更强烈了。记得，一九五四年初秋，我和当今已成为石油战线上知名的指挥员和地质专家们——那时他们都还是英姿勃发的青壮年同志，烙了许多旅途吃的大“锅盔”饼，拖着几辆备用的水罐车，从敦煌浩浩荡荡地出发，第一次跨入了荒凉寂寞的柴达木盆地。在这儿，一切看来是神秘的，不为人类所了解的，满眼是无涯无际的沙海，天上地下飘游着变幻莫测的云雾，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似的。我看见了不多熟悉的青年地质学家，又结识了许多新的勘探朋友。他们身上涂着昆仑的云霞，披着大沙漠的风尘，有的手脚残留着冻裂的伤疤，有的脸面正脱着第二层皮，几乎失了形，认不得了。即使如此，他们为了追寻造福于人类的地下矿藏，远离自己的家乡，告别爱人和孩儿，继续迎着大漠风暴，迎着奇寒烈日，整年整年奔走在杳无人烟的荒野上，奔走在千万年酣睡着的处女地里。呵，和这些勘探者一搭相处，你的胸怀里怎能不升腾起尊敬的感情。

正是这样，我无法背拗自己心底的要求，一九五七年又到柴达木去了。我激动得不能自己，决心把柴达木跑个遍。在茫茫似

海的大沙漠里，出现在我眼前的全是崭新的景物，这儿有已被唤醒的油矿、铁矿和稀有矿藏，有已被开发的盐湖、石棉和高原大路，一切是这样令人美不胜收，惊叹不已。然而，扫除荒凉、创造奇迹的，就是我们的拓荒者和勘探者，他们已经和正在继续开拓着柴达木新兴的历史。当你走进勘探者在沙窝里搭起的帐篷的时候，或跨入用红柳和沙石垒起的土屋的时候，犹如发现了一座琳琅满目的宝库。这里搁着一块块闪着异彩的铅锌、煤炭、熔铁矿石和水晶盐，摆着一瓶瓶放射异光的原油、硼砂、金子和银子，以及一包包火硷、大黄、滑石粉，还有一捆捆第一次在柴达木出生的麦穗。……那一块块、一瓶瓶和一包包宝贝东西，都不包含着一段艰苦卓绝的经历，无不凝结着勘探者的智慧，无不浸透着他们的血珠！

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无法使自己安静。我感到自己的笨拙，却又不能不拿起笔来。我就是在这种心境里写下了《柴达木手记》（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在《后记》里，我也这么说过：“我每走过一个地方，都舍不得离开，离开了，就想得不行。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我酷爱着大西北。虽然，我看到的是大沙漠，大戈壁，可是，不正是这样的地方，更能显示我们人民的生活、劳动、斗争和建设的魄力吗！”我还说：“我非常珍贵所看到的一切。我满怀着尊敬写这一切的，戈壁、沙漠、草原、石油、铅锌、金银、大路、狂风、湖泊、土屋和战斗在柴达木的可爱的人们。柴达木有多么好呵！”

我之所以这样赞美勘探者，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热切地扣动着我的心弦，占有了我的灵魂。他们是怎样生活着和创造着呢？摆在勘探者前面的，没有一条现成的路，路要自己走出来。而要走出条路来，谈何容易！这里不仅需要要有对地质科学

事业的忠诚，执着的爱，还需要有勘探者那种勇敢、坚韧和献身的精神。我从许多年长的、年轻的地质学家和勘探员工身上，看到了我们民族这种固有的美的素质，也看到生活在新的时代的人民那种意气风发的风貌。从某种角度看来，他们中间不少人，并不适应长年野外的勘探活动，完全可以选择另外的生活去过，但他们毅然到大沙漠来了，到大戈壁来了。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几十年，一直在荒原上颠簸奔波，一直把自己的科学研究放置在这种环境里。为了给祖国开辟更富的矿藏，开拓更美的天地，他们经受着戈壁狂风的袭击，在干涸的沙漠里煎熬，一点也不迟疑，一点也不退却。他们裹着老羊皮登上了祁连雪峰，喝着苦水渡过了昆仑险路，啃着用骆驼粪蛋烧烤的冷馍叩问着山崖，挖掘着矿石，以至有时迷了路，几天几夜断粮断水，于是只有饿着肚子，爬行苦斗，有的最后竟然倒毙在沙窝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由于长期在空旷的荒野里生活和斗争，勘探者的心灵被陶冶得纯朴，晶莹，涌现出许多坚韧不拔而又出类拔萃的人物。也许因为长期从事野外勘探活动，他们中间一些人身上，还带有粗犷、豪爽的风度。在遇到学术论争和政治运动时，他们胸怀坦白，直言不讳，或许还容易冲动，这就招来了原本完全可以避免而却没有避免的横祸，接着是没完没了的批判。而在林彪、“四人帮”横行霸道的十年里，他们的形象更被歪曲得不成样子，不仅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还以“臭老九”问罪，不断遭到侮辱摧残，甚而被推到敌对阶级那边去了。这有多么令人痛心呵！但是，他们与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在共同经历了这一场浩劫之后，终于挺过来了。他们不愧是我们时代的勘探者。即使在被诬陷和受苦的年月里，他们也依然没有忘却自己肩负的历史职责，满脑子装的仍

是地质构造线条，时常牵挂着勘探的前程，关怀着地质科学的发展。因此，当听到我们党吹响了向现代化进军的号声的时候，他们就象从樊笼里飞出来的海燕，迫不及待地扑向大海高原，和时间展开了争夺战，并以惊人的速度，拿下新的矿藏，呈献给祖国。在这样酷爱生活和事业的勘探者面前，你怎么会不动情，怎么会不赞美呢！

我虽然在自己的散文里，记载了勘探者走过的一些足迹，但也是寥寥无几。我觉得，与勘探者一起相处的日子里，他们给予我的东西远比我给予他们的多得多，丰富得多，美丽得多。我倾心于勘探者。我从他们身上呼唤力量。因为如此，我把自己的创作工作，也当作勘探活动。生活的矿藏是这样富有，我能撷取几块矿石呢？这就需要勘探，勘探，再勘探。我深知走在这条路上是不轻松的，吃力的。但是，历史是不能忘却的，我对自己已走过的路，一点也不懊悔，而且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下去。我珍惜和勘探者一起的生活。我想，人们通过这些散文，也许可以多少感受到我们勘探者的气息，看到他们为着造福子孙后代，为着祖国美好的明天，曾经怎样从事创造性地劳动，怎样献出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因此，我愿意把这本散文集奉献给读者。在重新出版时，我只对某些标题和文句上稍动了一下，没有进行什么大的修改，以保持原来的面貌。何必要掩饰自己的笨拙和幼稚呢。

这里，我还应该感谢那些热心的读者、编辑和文艺评论家们，他们亲切地关怀和批评，一直温暖着我的心，激励我继续向前奋进。著名的文艺评论家陈笑雨同志就是其中一个。在散文集《柴达木手记》（即本集第二辑）刚刚出版之后，他就以真挚的关注，发表了《我爱柴达木》的短评。我只和他见过几面，没

有亲聆过他的指教，但他那犀利的眼光，热烈的谈吐，和感人的笑声，却时常在我的记忆里闪现。谁能料到，这样一位党的优秀的刚强的文艺战士，竟在林彪、“四人帮”迫害下，死于非命。为此，我特将他写的这篇短评，编入这本散文集内，以表达我对他由衷地尊敬，和深切怀念之意。

勘探者要走的路还很长，走了要再走，再走了还要走，是没有止境的。我不能也没有权利懈怠自己。我的义务只能是脚踏实地，倾听党的召唤，追赶时代的步伐，和人民一道向前走，再向前走。

李 若 冰

一九八〇年三月于西安

目 录

序	1
---------	---

第一辑 勘探者的足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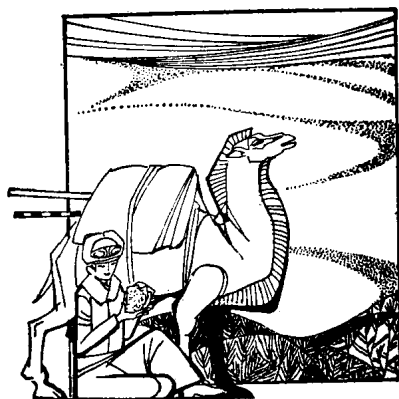
陕北札记	3
酒泉盆地巡礼	21
勘探者的足迹	30
在严寒的季节里	43
戈壁滩上的勘探姑娘们	49
在柴达木盆地	54
炼油厂工地的歌	69
祁连雪纷纷	77
寄自大庆的书简	89

第二辑 柴达木手记

冬夜情思	105
怀念你呵，柴达木	107
西宁——高原的雄狮	113
山·湖·草原	119
茶卡行	126

戈壁夜行车	137
青藏路上剪影	141
噶尔穆纪事	150
察尔汗盐桥	170
在铅锌矿山上	176
姊妹湖	188
伊克柴达木湖畔	194
朱夏和“六三二”	202
冷湖的星塔	207
沿着阿尔金山驶行	212
油泉子赞歌	217
沙漠之舟	235
油砂山之夜	239
寄给依斯阿吉老人	254
茫崖——拓荒者的城市	258
我爱柴达木	陈笑雨 264

第一辑 勘探者的足迹





陕北札记

在咸宋路上

从咸阳到宋家川的公路，是西北的一条动脉。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它以古老名城为起点，经过八百里秦川，伸入黄土高原。它象蚯蚓般钻入丛林深谷，又象蟒蛇般穿过千百条小河，千百条山沟，最后才到了黄河畔上的宋家川。陕北人民通过这条路，支出收入，和西北以至全国血液汇流。

数不尽的山，蹚不尽的河，看不完的奇山美景！可是，比这些更加吸引着我的是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我还记得，一九四九年春夏，在这条道上，奔走的是解放军的战士，骑兵、步兵、炮兵，一队接着一队，风尘仆仆，浩浩荡荡，向西安进发，向兰州进发。而这时候，天气炎热，我们的汽车已开过关中平川，向黄土高原疾驰着。在峻峭的山巅，还可以看见碉堡的残骸。在那堡子的墙上，还有枪弹打的伤疤。当车从苦泉梁向下走的时候，你会望见曾被敌人烧毁而又修起的发黑的茅屋。一九四七年，在这里，我们的战士曾头顶着暴雨，脚踩着顽石，度过无数个不眠

的黑夜。我也亲眼看见，战士的鲜血，和宜君县壕沟的清泉，和洛河的水，流在一起。

汽车向前飞驰着。我们仍然还能看见烂碉堡，塌战壕，和被枪弹打穿的城堡。可是，这一切，眨眼间都闪过去了。

前面，又是尘土飞扬。拐过一个弯，车被堵住了。在灰尘笼罩的大路上，只能看见几个庞大的黑色物体在滚动着。等我们斜着插过去的时候，才看清是一辆跟一辆的载重大卡车。卡车上满装着建筑用的木材，足有二十多辆，在缓慢地拐着弯。这些卡车一开了过去，山林上就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过去，我们也有这样的大卡车，它是装载大炮的。那时，山林也披着厚厚的灰尘。但是，短短的几年，换了另一个时代。现在和过去，该有多么大的不同呵！

天空，白云浮起，一群鸽子伴着白云，遮住了炎日。群鸽斜身冲下，又向群山远处飞去。山林变得深绿。天气凉爽起来。我们的眼前，山鸡叫着，蹦着，花雀在做着游戏，还跟着我们飞了很远。

“看，多好的鸽子！”石油地质局长欣赏地说。

“在这些山上，盖上十层大楼，那才好哩！”司机大虎情不自禁地说。车开得更快了。

“你想的真美呵！”

大虎好象觉得自己说的话不大实际，就改了口吻说：

“那要把这些大山搬到城市里做花园，该美吧！”

大虎说的话真逗人，惹得大家都笑了。可是，大虎不晓得，就在这些大山林里，这些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的人民正做着移山倒海的事业。这一路上，你只要眼勤一点，在山顶上，深林里，沟洼里，河道里，不难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扛着标尺，拿着榔

头，在看着罗盘仪，在爬着高山，他们是在寻找陕北的地下珍宝。我们在另一段路上，还看见西北大学地质系的许多同学，他们每个人都拿着小镢头，小本本，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一个小心袋，里面装满了奇形怪状的石块。这样的人，一路上，我们见了很多很多。我们看见的这些人，他们来自全国各个地方，今天汇集在一起，都是来探宝的。不用问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你要问，他们会说：“祖国需要富强，人民需要石油呵！”

花雀仍然在车前飞旋着。突然，它闪过车窗，往深林里飞去。毛毛雨下起来了。本来，我们今天要赶到延安，雨要不停，黄土路又粘又滑，就得误事了。我想局长和地质家们，一定更着急。可是，他们仍然谈笑着，没有一点着急的神气。我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不会着急的。这一路上，哪里都有他们的家，哪里都有自己的勘探队。

前面，黄土山下，那是一架什么机器在隆隆响呢？在铁架的上端，一个象是飞轮的东西旋转着。专家告诉我，这是顿钻。它在打炮眼。顿钻旁边，站着四个操纵者。这四个人，三个穿着油布雨衣，一个穿着黄军装。那个穿黄军装的人，向着一个帐篷走动时，我看见闪烁在他帽子上的红星。这颗红星在毛毛雨里，显得特别耀眼。红星闪入了我的心坎。它同时闪烁在咸宋路旁，闪烁在高山深谷里。

局长和专家们下了车，向工地走去。

我走近穿黄军装人的面前。

“你在部队做什么工作？”我问。

“当班长。”他答。

“现在呢？”

“学着做一个石油勘探工人！”

他带着战士特有的谦逊回答。说实在的，就在他谦逊的后面，我还察觉到一种自豪的感情。因为，他还说：“我们是奉了党的命令，开进石油战线上来的！”

转过眼，我发现其余三个人中，有两个人在雨衣里面也穿的是黄军装。不过，黄色已经变成黑色，军装被油腻涂污了。

雨地里，我还看见三三两两的人，在山洼里东奔西跑。他们比小兔还要机敏，等会不见了，等会又冒了出来。对面山坡上，有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学生打扮，正在谈着什么。他俩发现我们以后，跑来了。刚跑来，和我们打了个招呼，那位女的就慌忙地对那个男的说：“唉呀，冲的像片还没看哩！”男的一转身，快步走着，说：“怎么！还没看？”我真不懂了。他们怎么突然想起什么像片呢？转念间，我觉得自己错了，这像片和他们的工作有关系吧？等我们走到河边，那位女青年已从河里捞出有几尺长的一溜像片。近前看，像纸上密密麻麻，尽些些弯弯曲曲的细线条，象活动着的细长爬虫，有的曲度大点，有的曲度小点。这是什么呢？两位青年递给专家们看，指指点点，说的话，也难听懂多少。原来，这是经过放炮得出来的结果。像片是从地震仪里拍摄下来的。

这里活动着一个地震队。

我们去看地震仪。仪器装载在卡车上。起初，你不知道，准会奇怪卡车为什么开到山洼里去了呢。我们走到车尾，早有两个姑娘，挥着手，嚷道：“上来吧，上来吧。”专家被拉上去了。“上来吧，没关系。”我随着爬了上去。在车篷下面，车身的一端，那黑色闪光的东西，我想就是地震仪了。一位姑娘殷切地介绍她的工作仪器。她象是四川人，说话很快，不歇气地一句接着一句。我一面听着，一面想：她们对自己的工作多热心呵！好象在

说：“同志，你看，我们在深山里工作，现在还下着雨哩；艰苦吗？寂寞吗？不，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快活。你不知道。我们和大自然一块生活！同志，你知道祖国山河真实的美吗？”

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的态度、言语，使你兴奋。他们使你想起了在西湖畔上谈情的青年，想起了在天安门前欢舞的学生。他们或者是乘着成渝铁路的火车来的，或者是坐着轮船来的。今天，他们共同投入和大自然的斗争里。我这次看到很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生龙活虎的，纯洁欢乐的。他们不避风暴，不畏虎狼，终年在野外奔波着。他们很会称呼自己，说：“我们是祖国建设的先遣队！”还有另一个称呼，这是一个老技工说的：“同志，找油任务是不轻，得好好干。啥事情开头都难，啥事情都要有个开路人嘛！”

这位老师傅的话，提醒了我。这次，我们的车是一直顺着咸宋路走的。可是，具体些，不如说咸宋路只是做了个引子，而一路上，我们向路旁的深山峡谷，开进开出了不知多少次。有一次，为了到一个地质队去，汽车突然离开大路，开进一条小河里，就一直颠颠簸簸地往前开去。哪里有路呢？大虎凭着敏捷机智，狠命地向前开着。他的眼睛乱转，半路上，意外地，发现河道里还有车轮痕迹。他兴奋地喊道：“这是我们的卡车！”他虽然高兴，心里可吃着劲。看吧，真是过不完的河，过了一条又一条。傍晚，沟里下了雨，河水涨了。我们仍然顺着河道往回走。不管怎么危险，总算开出来了。局长喘了口气，问一个小测量员：“你看今天过了有多少条河？”小测量员说：“算过，来回六十条！”

我们的勘探队，常常走进没有路的山林河谷。我们已有了成千成万这样的勘探队员，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开路人。他们开辟的是没有路的路，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